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三百〇八號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 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日本同 除外國各埠加倍 均作大洋計算 報費先惠 郵費在內 郵票加一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期刊資洋五角 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 零登照算 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强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纔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汚生新身體便凡疥瘡癬鮮骨節酸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患生於所忽 禍起於細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不塞。終爲江河。古人已先我言之矣。香烟爲物雖微。每年外溢金錢。不下九千餘萬。我同胞不欲愛國則已。果欲愛國。不可以其微物忽之。

請吸真正國貨 大愛國牌香煙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啓

招登廣告
凡欲營業發達。名聞中外者。其惟廣告乎。上海報紙。而能爲社會人人所歡迎者。其惟晶報乎。……

晶報廣告處啓

寒雲鬻字
自登報日。按照自定鬻書例。除冊卷屏外。均折半取值。另增加二成潤例。每字一圓。金銀盾銘。及各種器物銘。在二十五字內者。每件二十圓。在五十字內者。每件二十圓。過五十字。每字加五角。本埠各大南紙店。均有潤例。並代收件。定期不延。

大世界發起聚樂會章程
本會之發起。有兩大要素。一曰合羣。人生世間。不可孤立無助。所以貴有朋友。有友朋尤……合羣則外侮不侵。古人云。吾道不孤。又云。德必有鄰。皆此意也。一曰行樂。人生百年。如白……之法。莫善於遊戲場。愛繁華則粉墨登場。笙歌悅耳。愛靜寂則樹林清蔭。茗談心谷。隨……以斯會於及時行樂之中。寓團結合羣之意。一舉而兩善備焉。凡我同志。曷興乎來。謹擬……

宗旨定名爲聚樂會(二)本會並無會長等名目。凡入會者。一律皆爲會員。享同等之待遇。將來會務發達。可由會員研究種種衛生行樂之法(五)……本會會員均贈大世界長年遊券一張。以五年爲限。每日晝夜可用。入門及觀劇皆不須出資。但該券只限會員本人或其家屬適用之……更換另給遊券。(六)凡本會會員。設或遇有人侵侮種種不平事故。可告知本會共磋商良妥辦法(七)……會時須先繳會費銀圓一百元正。五年以內不再收費(九)本會每月開茶話會一次。每年開叙餐會一次。所有茶點及肴饌……石山房隨意休憩。該處備有茶茗。兼派茶役勤伺。均不取分文(十一)會員如將大世界長期券遺失。將理由告知本公司照章。俟一月後補給新券。並條告收票員。如舊券發現。立即扣留注消(十二)本會事務所附設大世界內

大世界公司謹啓

另售特別優待女賓年劵每張位一用足一年售洋念元

江逢治醫院
本醫院原係花柳皮膚專科醫院……大南門江南三時……

萬應消癧丸
專治頸癧一症……
發行所 上海英界五馬路寶善街貴興里西弄一八〇號 正威大藥房謹識

君欲上海便安宜稳乎
大行臺旅社
新良旅社 改減價

上海博利安電料公司
老牌 博利安 電泡

光亮省電 精美耐用

光學精深
精益公司鑒 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宏獎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啓

蓋世美容品 的的嬌
此藥專治男女面部之不美……每料一元六角……上海東棋盤街鴻盛里對面……

西醫張世楷秘製 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癧子頸者……

功效 此膏……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口……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

臌脹
有妙可無●此藥以憂●如若刀命●性勤必休

臌脹無憂丹

定價 購法 ……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寶善街貴興里西弄一百八十號 正威大藥房

十年癩頭 十日愈
某大醫士發明。效驗如神。一試即知。每大包洋五角。小包洋二角五分。郵寄加二。郵票作九五折計算。印花不收。寄售處上海棋盤街胡開文筆墨莊。

因時 英文專修夜學社
……社址北火車站界路長興里

萬隆申莊 經售寧波茂昌公司水蜜桃及各種果苗
……杭州萬隆金腿 南肉申莊謹啓

尚有萬應十滴水 中華目藥
廣新藥均係家常必備之品 每瓶售洋一角
總發行所 上海靜安寺路新世界西首 三西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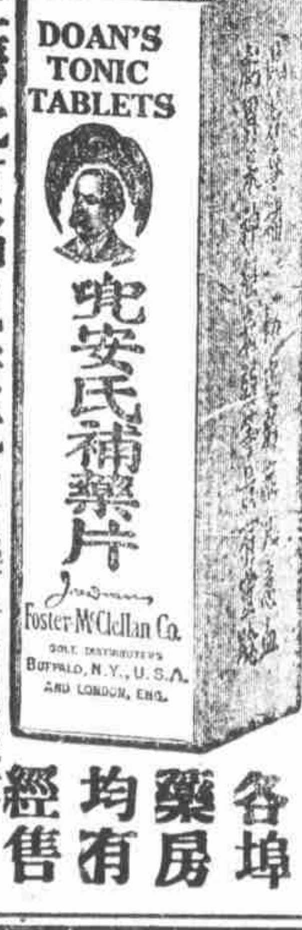
花柳聖人 愛克憐
此藥對於各種花柳病如五淋白濁下疳魚口橫痃便毒梅瘡等症既能療其已發尤善防其未然內外兼施功效卓著
內服外用 每瓶一元二角一元

預約大洋八角 男女生殖器病自療法
九月底截止 十月中出版

預約大洋一元二角 靈子術秘鑰
九日底截止 十月中出書

君欲知宇宙之靈奧生物之究竟否 君欲强身却病精解玄理否 君欲治療醫藥無效之疑難痼疾否 請讀出版界空前絕後之靈子術秘鑰一書 彼自能饜君之望 無論何人可確保成功 預約奉送靈子術實驗觀覽劵一紙

兜安氏補藥片



補血氣 長精力 助消化

人之全體賴以榮養者血也血足則精神爽快體常舒泰志高氣豪作事勇往血少則形容憔悴志氣昏惰思慮恍惚甚至視聽不靈動作乏力飲食少進疾病時有矣此片由醫化學師及世界超等醫學士集思經年悉心研究始獲上等良藥配製而成功能補腦補脾補血虛血薄脾胃虛弱消化不良氣力衰微精神經昏亂面黃肌瘦普通貧血症等若服此片必奏奇效而於幼年婦女面色青白者可服此片八歲至十四歲之小孩身體軟弱面無血色及服此片以助發育而補不足老年人可服此片以助消化恢復精力恒心服之毋使間斷有此特殊之效力也

每瓶售洋七角

各埠藥房均有經售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改杜詩贈晶報（二）

（天笑）

老林房外有高臺、此日登臨演講開、老林黛玉、在三馬路有一陽臺、所謂講演集者、即於此速記歟、兩個寃家都北上、謂天笑與涵秋也、一篇露稿自西來、曾孝穀自成都、時時畢三寄稿來、爭花衫踴工、公子誰能識、倚虹亦時投稿、雅隱其名、馬二先生去不回、馬二先生到北京後、且此間樂、不思歸矣、欲徑詩余四少、余四少者大雄也、老林以是呼之、陶然居喝白蘭杯、大雄常以白蘭地酒自隨、

□三片

（丹翁）

近日三片風潮極大、曷言三片、小隱之『一片汪洋』、疑始之『一片丹誠』、舍予之『一片丹心』也、汪洋丹誠兩片、報紙載之詳矣、丹心一片、乃舍予指丹翁捧劉小衡者、惟此時雖稍稍露帚、而全體仍在醞釀、故大文章不少概見也、雖然、三片之片字、橫視之、則一羊角式之艸頭、狀如『ㄩ』、於是名艸艸者、勢不能不側身扭而占兩片、除丹誠外、汪洋丹心、俱不與有關係、固其所也、或者曰、名艸艸者占兩片、世苟竟有名艸艸艸者、甯不欲占三片乎、世亦有名艸艸艸者乎、予曰有之、曰、誰何、予曰、子盍分芙蓉草橫陳、憑軾以觀其面首、嘻、三片、

□代少卿辯劇

（求幸福齋主人自北京寄）

近日蘇少卿惹下兩個滔天大禍、一個是豢龍、說他誤蓋口爲對口、一個是疑始、說老譚鳥盆計反調末句之曾字、幷未唱成陰平、

那蓋口或對口、本是一種術語、都可通用、蓋口固然不錯、對口何嘗是少卿所虛造、我舉一個証據來、陳彥衡所著說譚『武家坡』第三頁第末行、有曰『鑫培於對口時、眼光不離青衣左右、』可見對口之名詞、非造自少卿、陳彥衡說的對不對、請你們問他去罷、

老譚的鳥盆計戲片、我曾處過、聽了不止百十次、末曾之『曾』字、的確唱成『撞』而帶一齶音、而爲湖北的陰平、本來北京人唱陽平、俱唱成湖北之陰平、或者疑始祇會唱北京的陽平、故而云然、又疑始自謂、武家坡不由人一陣陣淚洒胸懷之『懷』字、學了八個月、我却未聽見他如何唱法、乃艱深如是、然平日靜思、又試爲種種唱法、如把懷字唱倒、不必作陽平、則天下怪腔多矣、隨便可以一個、不必八個月也、如一定要唱成陽平、則此句最難唱者、不在懷字而在胸字、老譚胸字攝入鼻音、無限淒涼、情韻雙絕、唱到懷字、則咬成陽平、沈着下去、無他腔也、疑始於此懷字費八個月工夫以造腔、恐仍不免倒字、由是觀之、疑始對於陽平陰平之分別、尚須費八個月工夫研究、夫然後始可與少卿論『曾』字也、

▲附註　文中有癡字、亦本彥衡說譚、非我虛造、

□談慶頂珠不向蘇少卿說話

（小隱）

爲什麼我要談慶頂珠呢、因爲少卿在某報上、錄了何海鳴一段來函、既由少卿而起、又爲什麼標明了不向少卿說話呢、因爲少卿口裏、很不干淨、不是向人辯論、直是向人賽罵、說到筆墨之爭、那更是有辱斯文、所以我不願向他說話、他罵了我、我不回答他、雖然人家說我有涵養、然而總犯不着吧、他罵了我、我也回答他、那我不是自貶人格嗎、所以我聲明不向他說話、但是我雖不向他說話、保不住他要向我說話、他要是向我說話、有罵我的時候、我給他一個原禮退回、都算罵他自己、就結了、函是何海鳴的函、爲什麼又不向何海鳴說話呢、因爲這函是何海鳴與少卿私人來往、海鳴既然沒有直接抬到報上去登、當然我不能承認何海鳴同我爲對待的地位、況且我與何海鳴、素無一面之緣、同爲本報記者、就是我有錯的地處、承他指示、我也很願領教的、但是他不能罵我是胡說、我雖然姓馮、可不是河間府的人、難道說何先生在南京被馮華甫打跑了、見了姓馮的、眼睛裏就冒火嗎、我想何先生斷不至於如此、所以我終不能承認這函內言語、是何先生口裏說出來的、話已說明、書歸正傳、

還是談慶頂珠、慶頂珠裏蕭恩、把藍茶衣、兩個袖子向裏頭捲、捲的一點袖管全看不見、成了一個背心式樣、這是王又宸在上海、唱『翻戲』的扮相、從前行頭裏頭、有一件忠臣衣、是個大背心式樣、現在後臺早已沒有這件衣服了、遇着扮王昆閣的時候、只好把一件黃帔、袖子向裏捲成一個背心式、去代那忠臣衣、要論這件茶衣、似乎沒有這樣的穿法、

老譚唱慶頂珠穿的茶衣、總是左邊的袖子伸上、右邊的袖子自脅下掏過來、同衣襟打成一個扣、就是丁三把的那個穿法、不能說丁三把穿的茶衣、是那個樣子、別人照樣穿上、就都成了丁三把了、老譚在中和園、同王瑤卿演唱此戲、有一日把茶衣兩袖都伸上、然而兩片衣襟、依然還是在胸前打上一個扣、因爲不大得樣、以後也就沒再把兩袖都伸上了、就是龍長勝、李順亭、李鳳翔、這一般唱慶頂珠的、也都是同老譚一樣的穿法、

至於裹腿洒鞋、打武戲的、偶爾用用、雖然是江湖派、却還說得下去、老生用裹腿洒鞋、就是江湖班子裏、且不多見、老譚唱慶頂珠、只看見過他穿的是抓脚虎的靴子、可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穿洒鞋、打裹腿、要一定說船上用不着靴子、這話可奇了、戲裏有船的、不是只有一齣慶頂珠、難道說戲裏、凡在船上的、都不用靴子嗎、茶衣打扣、倒不一定是丁三把、這裹腿洒鞋、只怕倒是丁三把用着對勁、

他又說我那裏看見過老譚的戲、這話我決計不跟他抬槓、什麼緣故呢、因爲我在中和園、（即現時第一舞臺）看老譚去蕭恩、他兒子去桂英、麻德子去教師、羅百歲去丁僕、那樣齊整的慶頂珠、還說話的人、那時只怕還沒有出來看戲、他可又那裏曉得我在那裏看戲呢、況且這譚鑫培、把茶衣捲作背心式、打裹腿、穿洒鞋的慶頂珠、我的的確確沒有看見過、那我還說什麼呢、

□追記和哭厂詩

（林屋）

甲寅年、僕居京師、嘗與哭厂、會寒雲所、一日哭厂出贈寒雲詩、諧體也、僕亦以諧語和之云、未許姬名借抱存、（抱存爲寒雲別字、時寒雲侍姬名温雪、故哭厂詩中有懷温雪句、且自註云、温雪雖借君姬名、實則用莊子温伯雪子事也、）何須妾黨訪雲門、（雲門樊樊山字、時哭厂不快於樊山、數語人云、人有父母妻三黨、吾則並妾黨爲四、妾黨爲誰、樊樊山也、）鬢絲空染烏鬚藥、（哭厂鬢髮斑白、日以烏鬚藥染之、）脚布難藏犢鼻褌、（以女子纏布爲脚布、揚州俚言也、哭厂嘗自言宿妓時、誤澀其脚布褌中、歸爲琴姬所見、怒批其頰數四云、）失職舊因名十餅、（哭厂前以道員被劾、原疏有名十書餅語、）憂讒今爲美人豚、（哭厂有詩詠美人豚、有多燥褻語、時項城方欲任以參政、有讒者以此詩爲言、項城怒罷之、）前身莫問張靈事、（哭厂自言爲張靈後身、張靈字夢晉、明朝人、以才子稱者也、）那識神童老更昏、（哭厂四歲能文、有神童之譽云、）鄙作一時戲謔、殊傷忠厚、況哭厂云歿、尤不宜言之、自增罪過、然哭厂達者也、當時見此、固欣然無忤、今之追述、非譏哭厂、正哀哭厂也、哭厂風流倜儻、磊落光明、生平無隱事可諱、國風好色、才人所同、吾儕正不必代佈也、

微乎其微

……不廿一笑（微笑）……

不佞於清光緒戊戌巳亥間、嘗戲拈北伶南妓瑣事、撰微笑錄一卷、以貢朋好酒邊談助、於時偶貽亡友南亭亭長李伯元諧謔小文、輒署微笑、時伯元方主繫華報、迄今二十餘年矣、今年夏曾一次署微笑以談禪短語貽冥飛、近復以微笑說亮貽晶報、頃見三百另七號晶報、有作南陳天亮傳者、亦微著笑、豈有同號者歟、抑編輯部訛奪耶、哈哈、靈山三百餘會、止一迦葉破顏、不二法門、乃今忽爾得一膝矣、

□（破園）（遺著）

一病榻瑣記（四）

（旅德汪洋口述）（男大燈筆錄）

嗣遇仁民醫院中醫黃琛君、亦日本醫學振也、研求余治病之原、謂或由花柳之毒、或由水銀之毒、或係因牙痛而延及、苦不能減、蓋前治諸醫、亦不能斷余病何由起也、余思少年狂放、不免荒唐、遂請黃君檢查血液、其結果謂有花柳之菌、黃君大喜、謂如是則易治、乃注射六零六一針、其結果病狀如故、民國五年、於役台灣、爲余絕佳之機會、蓋開台灣醫院、設備完全、耳鼻咽喉科、人才濟濟、而佐佐木黃琛兩君、不期而至、謂余苟入院者、皆願任通譯看護之責、旋赴院診視一次、云從唇內剖治可瘥、余遂決定入院、不料勾留公事未畢、催歸之電、絡繹而來、不得已束裝就道、余之機會逝矣、嗣又經數年之洗滌、至今年劇發後、一剖治於寶隆醫院、再剖治於公濟醫院、旋剖旋發、愈割愈劇、遂成今日之現象、余述病狀之大略如此、余今將細述所歷於諸病院者矣、

□勘正　上期病榻流離記稿中『非余之咎也』句、余字上脫一『非』字、又『不得已推之命運而已』句、得字下脫一已字、此雖一字之微、與原意大相逕庭、手民粗疏、校者疏忽、均有罪焉、特此勘正、並向大燈君道歉、（雄）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神州日報　大刷新

定報價格
中國日本　全年洋九元　半年洋五元　三月洋三元
歐美各國　全年十六元　半年洋九元
（附送晶報並不另取報資）（郵費在內郵票作九五折）

上海求是商業英文夜學校（陰九月一學期）
續招男女新生
（入學）凡男女學生品行端正能守本校規則者不限年齡不論有無英文程度均可報名入學姊妹二人同來者得減費一元凡本校學生畢業後均介紹予相當位置惟任各生自便（章程）函索（附郵一分）來取聽便（校址）法租界石甕達路東善樂里求是學校內　校長陶雪生啓

治病必請名醫　◉一經著手◉　席時泰　◉萬病回春◉
醫學士席時泰先生、係日本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生、學識經驗、久爲東西各國各大醫士所欽佩、畢業後、曾任日本政府療院重要職員、得優良褒狀、回國後、爲滬上佐佐木醫院主任醫士、及臺灣病院皮膚花柳科醫長、治愈內外重症、不下千人、近爲便利病家起見、特自設診察所於三馬路大新街、交通最便之處、即三馬路大新街成大藥房內、每日午前九時至十二時應診、凡內外病、如皮膚花柳等症、先生尤擅專長、如經診治、莫不可限日斷根、不信請即一試、診例、門診一元二角、出診五元二角、
介紹人　余大雄　馮小隱　管際安

招登廣告

愛克司光錄（第二集）

（李涵秋著）

第一回　冒風雪戰士夜歸家　賞殘花美人春中酒

□十八□

那少年將臉苦得一苦、央告着說道、朱先生、你這話不是和我開心、明年二月裏我們便打算實行結婚了、這病根除不掉、固然不能得他的同意、而且我也不忍再將這毒傳染給他、我難道不想送給醫院去診治、又怕傳揚出去、於我們還愛情上要發生障礙、因爲你朱先生是我們緊隣、平素的交情、也還不錯、你不替我設法、更有誰來替我設法、……說着又從懷裏摸出一疊鈔票、遞在那漢子手裏、笑道、這點點菲敬、先給你買幾件衣服過年、一經病體全好、我一定要送你一塊楠木匾額、綠地金字、將你這朱成謙的大名寫上、簪花鼓樂、送至尊寓、……一面說、一面拿手向衣裳邊撈了撈、很露出一種痛苦模樣、露蘭暗暗笑了一笑、暗暗罵道、呸原來這斷也鬧這怪病呢、……才說到這裏、自家忽然也覺得腿際有些癢癢的起來、忙別轉身子、不敢再去瞧看、勉強將飯吃完、碟子裏還剩了幾塊鷄肉、命堂倌用荷葉包好、意思要帶回去孝敬他的父母、說也奇怪、他父親賀訪、困頓床褥、到有好幾年了、只因他兒子活跳新鮮的回來、他心裏一歡喜、兩條腿也就硬朗得許多、早一瘸一拐、挨出房門、坐在一張小凳子上、就着日太陽底下取煖、忽見露蘭跑得進門、笑嘻嘻的將那一包殘殽遞給他父親手裏、他父親向鼻子上聞了聞、登時眉花眼笑、再撑開老眼、向他身上打量了一會、驚問道、好孩子、你也是一個精窮的光蛋、這煌煌的衣服、是打那裏弄得來的、不時不節、穿紮得這樣闊氣、未免有些暴殄、露蘭隨口說道、兒子進城、撞着當年一個好朋友、他見我那身軍衣、大不雅相、便借給我的銀子、人家的好意、我當然推辭不得、賀訪便正色說道、『人貴自立、有錢呢、裝飾些原沒要緊、如果沒錢、便應該我行我素、何苦白向人家去告貸、來撐這樣門面、……』范氏此時見他兒子這渾身氣派、早笑得攏不起嘴、又聽見賀訪說這樣不近人情的話、他便插嘴說道、瞧你真個越老越背悔了、發出來的言談、簡直是驢子放屁、孩子們誰不要風光風光、難得他的交游廣、跑出門便有人幫助、你呢、這幾年窮得要死、『也不曾見有一個鬼、肯跑上你的大門、倘若露蘭再像你這樣古板、大家只好關起門來、坐在屋裏等屎吃、』

楚行小記（三）

（疑始自漢口寄）

單純戲園、較大者有大舞臺與怡園、羅小寶白牡丹方在大舞臺作臺柱、又有陝人李約之挈關中子弟、創立易俗社、演新舊折中劇、不佞皆未暇一觀、

漢口報紙甚多、大報有武漢商報、漢口新聞等、小報有漢報、繁華報、消閒錄、新市場老闆易俗社諸日刊等、繁華報所登娼妓廣告最多、北京日知小報視之猶有遜色、小報中、有數種兼載時事要聞三五條、並於論說前闢打油一欄、實以打油詩四句、自不佞視之、實爲僅見、又見一報載某文家啓事、有『哭吾先君詩本擬勉步原韻』語、另一報所載名家之詩、有『管鮑暌違四月剛』句、生面別開、亦皆奇文也、

十一日晨、冒雨乘小輪船渡江、至武昌徐家棚湘鄂路車站、頗無大風、而江心浪甚急、江南岸去水面亦僅尺許、平地蓋已在水面之下、賴有堤爲之防耳、登岸、乘湘鄂局少坐、局舍甚宏深精麗、移時、乘車赴岳州、此路車與京漢等路相彷彿、惟尚無電氣設備、沿途瘡痍滿目、戍兵依然密布、非佔空車、即駐民舍、支帳而居者甚罕見、

□包辦筵席

（蘋心自美國Wisconsin寄）

紐約城中、日前開張維碎館一、名杏花樓、在華文民氣報上、登一廣告、讀之令人捧腹、今將全篇抄錄於下、一字不易、以重原文精神、

『杏開耀日、花薰十里奇香、酒酌長春、樓暢羣賢雅敍、茶弗遜於金谷、麵更愈於揚州、細乃心分招待、點乃首以歡迎、隨乃意以相投、小乃酌以常備、包羅珍錯、烹調與牙味齊驅、作羹湯、甘旨並堯庖媲美、筵開則常得酒趣、席暖則細論茶經、戈復選聘名廚、力求新異、窗明椅淨、舉杯足以怡情、酒澠肉池、下箸殊堪適口、地方雅潔、配置咸宜、夏則有扇皆風、何須避暑、夜則無燈非電、勿負良宵、欣瞻車馬而來、定潔盤餐以俟、用登告白、伏冀垂青、』

□京漢遊記

（鏡海自漢口寄）

余有匡廬之行、乘本月二十日晚車、由京至漢、自入西車站起、以至漯陽、所遇無不奇、略記如次、

（一）余到站較遲、忽忽購頭等車票、即入月台、乃遍覓頭等車不得、詢之車守、知並未掛頭等車、然仍賣頭等車票、可謂寃人、

（二）鄙人以既購票矣、即降居二等、亦未始不可、乃入二等車室、席猶未煖、忽聞隣室爭吵、大聲疾呼、其一人曰、我就是錢德甫、你知道不知道、余知錢爲京漢車務處處長、且與余有半面之雅、擬就詢不挂頭等車之故、乃遍覓之、竟無其人、怪詫極矣、及詢諸某路員、乃曰、是爲錢處長之介弟、以代林某爭坐、故借其兄以示威耳、錢往京綏路局、參與通車式、適不在京、且即在京、亦決至能若是其粗鄙也、然則錢君有難弟矣、

（三）二等臥車之某室、凡四榻、國務院與陸軍部、各定其二、雙方各令護兵、先來看坐、護兵以各欲占得其下之二榻故、爲口舌之爭、繼則攀是交下、頭破血流、鬥猶不已、適兩家主人翁、同時至止、彼此相見、乃爲素所相識之人、其床位票、又注明各得上下之半、相與一笑而解、且各斥其護兵爲多事、噫、苦哉丘八、

（四）車至保定、有兵士三數、領章書『巡憲』二字者、一躍登車、盤詰行旅、而對於軍人乘車者、稽察尤嚴、遇有攜帶槍械者、且必索驗其憑照、有一形似馬弁者、亦乘客也、既佩勃郎甯皮匣、而子彈袋幾周其身、乃對於兵士、轉岸然曰、皮件是新的、沒有照、於是此三數兵士者、甲則檢視之、固皆空無一物、遂笑引乙丙而去、微聞乙曰、虎甚麼事、丙曰、挨罵、

□張丹斧鑒　貴所載少少致足下函、內述鄙人致舍予之函、與事實絕不相符、今少少既聲明並不知情、造謠二字、足下其尚何說之辭、相交廿載、今而後、知足下之善造謠生事矣、（小隱）

一年有半（六三）

（天笑戲述）

且說叔禮和伯濤兩人、走上扶梯、樓底下把鈴一撳、就丁零零的響起來、從房中擁出兩三個大姐娘姨、就問『替倷八一淘格』、叔禮說、替謝二少一淘格、有一個大姐招手道、此地此地、只見那房裏電燈通明、照得比白晝還亮、擺開了一隻打撲克的圓桌、正在那裏打撲克、上面還有一場和、謝濟時正在那裏打撲克、只見他穿了一件禿龍豆灰色的灰鼠袍子、面孔熱得緋紅、也沒有帶帽子、正在手忙脚亂的時候、見說何兩位進來、他一面在那裏看牌、一面似起身非起身的向他們招呼、嘴裏說、你們請坐一坐、現在已經打『郎迦克撲』了、不一會兒、我們完了就擺、他嘴裏只說、可是把手中的牌、分與各家、却在第四回上、少分了一家、大家齊嚷道、這個不行、這個不行、你還是別招呼人罷、幸虧只差了兩家、把牌挨次回轉來、就沒有事了、謝濟時嘴裏還說、請坐請坐、你們這兩位財神菩薩來了、我可要贏了、他的上家、是一位花白鬍子的甯波人、便問道、柴話吒、個活財神嗎、這時叔禮便走到謝濟時背後去、看他手中的牌、伯濤立在那邊、走上一個下圓面孔的大姐、說大少、寬寬馬褂罷、何伯濤正在樓底下、逃出重圍、果然覺得有些兒熱、便點點頭、那大姐便來相帮他解鈕扣、偏偏那鈕扣又非常的緊、一時竟切解不開來、何伯濤已經面漲通紅了、又有一個小大姐、取了一支香烟、遞與伯濤、又劃上了洋火、等他吸烟、這邊一個娘姨、又送上一杯茶來、這時候、把個伯濤忙得恨不再生兩隻手來、幸虧鈕扣解開、馬褂也脫了、一瞧滿屋子人、除了叔禮和濟時、其餘却一個都不認得、他們是打五塊律密脫的撲克、聽說謝濟時一輪就輸了二百多、這『郎迦克撲』裏、醃人家開牌、一連五六副、自己一對對子也沒有拿過、却是常留一片、換四片、完全是沒有用、嘴裏只嚷今天輸定了、『今天輸定了』

秋墨庼話（三）

（瀲六山房）

憶雲淡然曰、娟妹、汝言是也、然而人生在世、苦多樂少、安有完全快意之時、即以吾兩人而論、自去歲季冬、至於今日、相處者七月有奇、此七月之內、豈盡爲溫馨甜蜜之光陰乎、即使此二百餘日、皆爲溫馨甜蜜之光陰、亦甚苦其歡樂時期之少、而況此七月中、我又奔走於大江南北、舟車僕僕、無有甯息、君又多愁善病、病裏光陰、且銷耗二十餘日、吾兩人相處之日、綜計僅得一月有奇、以何因緣、而緣慳如是、嗟乎娟妹、吾固甚欲見君、然而蓋多一番並肩握手之時光、即多一番黯淚銷魂之苦境、相見而不得相親、相親而不能永久、見之何益、琴娟淚眦熒然、強笑以對憶雲曰、吾明知相見無益、然非一見不可、心酸腸斷、不暇計矣、吾當拚此命、以博一見也、憶雲忽淚顚之、執手無語、琴娟對鏡理妝、憶雲爲之梳髻、琴娟忽呼憶雲曰、憶哥、憶雲曰、諾、何事、琴娟支頤不答、憶雲亦對影無言、有頃、琴娟始曰、前日之日、吾苟堅持夙意者、君將如何、憶雲曰、嗟乎、世安有美人如琴娟、而男子能堅拒其涕泣之請求者、果君堅持夙意、吾亦詎能峻拒、雖因此而投身於險阻荊棘之途、吾不悔也、琴娟顫聲曰、吾固知其如此、顧安能以薄命之身、爲君前途之礙、君前程萬里、勿念此負心薄命人也、語至此、淚珠沿頰而下、羅巾溼矣、